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鶴林玉露卷十二至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鏞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監生臣孫承基

謄録貢生臣丁緈

鶴林玉露卷十二

宋　羅大經　撰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詞意藹然足以啓人友于之愛然余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會聚久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為率惟兄弟或

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游戲以至鮐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間不生其樂豈有涯哉近時有周益公以太傅退休其兄秉成先生以將作監丞退休年皆八十詩酒相娛者終其身章泉趙昌甫兄弟亦俱隱玉山之下蒼顏華髮相從於泉石之間皆年近九十真人間至樂之事亦人間希有之事也

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飛張循王俊劉太

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真代書姜堯章題詩云諸老凋零極可哀尚留名姓壓崔嵬劉郎可是疎文墨幾點燕支涴緑苔

大凡臨事無大小皆貴乎智智者何隨機應變足以弭患濟事者是也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閲方出軍衆忽嵩呼乖崖亦下馬隨衆東北望三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讙真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宿内祈禳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儼者頗有威名

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水過問之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為毒也即上馬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誶語共拆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弊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拆為薪樂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拆亭者杖而流之前輩如此類甚多皆所謂知也小而文潞公幼年之浮毬司馬公幼年之擊甕亦皆於倉卒

之中有變通之術世傳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內索朱紅桌子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茶桌一樣三百隻糊以清江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命於倡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辛幼安在長沙欲於後圃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矣吏白他皆可辦唯瓦難辦幼安命於市上每家以錢一百賃簷前瓦二十片限兩月以瓦收錢於是瓦不可勝用

嘉熈間江西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黄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炳亟遣巡尉領兵迎敵衆皆曰空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即至矣炳乃率吏輩擕行羅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熱飯熟水厚酬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由此論功擢守臨川兼庚節

杜陵詩云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言或雨或晴山之體本無改變然既雨初晴則山之精神焕然乃如新

馬朱文公寄籍溪胡原仲詩云甕牖前頭翠作屏晚来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麽青胡五峯見之以為有體而無用乃賡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雲出雨乾坤洗出一番青更好文公用杜上句意五峯用杜下句意然杜只是寫物二公則以喻道

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琴以不鼓為妙棋以不著為高

子家羈不欲昭公與季氏立異子家羈豈黨季氏者乎陳平周勃不與呂氏立異平勃豈黨呂氏者乎狄仁傑不與武氏立異仁傑豈黨武氏者乎處事變者須識此意雖然夫子三都之墮王陵廷爭之語駱賓王舉兵之檄亦不可少也聲大義者張膽而明目定大策者潛慮而密謀

紹興間黄公度榜第三人陳脩福州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隅對云葱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

土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
覽高宗親書此聯於幅紙黏之殿壁及唱名玉音云
卿便是陳脩吟誦此聯凄然出涕問卿年幾何對曰
臣年七十三問卿有幾子對曰臣尚未娶乃詔出內
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貲奩甚厚時人戲為之語曰新
人若問郎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其年第五人方翥
興化人解試中興日月可冀賦一聯云佇觀僚屬復
光司隸之儀忍死須臾咸泣山東之淚亦經御覽親

筆録記唱名日特命加一資上恹復初志隨寓發見感憤如此而卒於不遂秦檜之罪可勝誅乎

淳熙間廬陵有惡少子曰晏先以殺人減等流嶺南行有日逢其黨二人於市晏目之曰盍免我乎二人不應而去行數日送徒者節其飲食有害之之意一夕止旅舍二人者忽来為酒饌饗晏及送徒者盡夕歌呼至曉偕行過荒林間二人以白金一笏擲於地抽刃而言曰晏吾兄弟也汝能釋使逃請以此金為謝

不然不能俱生矣送徒者欣然破械縱去為疑冢道傍而反越三十年晏自淮駕巨艦來歸貲貨鉅萬訪二人皆死矣妻子方貧不能自活晏哭祭其墓盡哀厚遺其妻子乃去鄭毅夫過朱亥墓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賣君負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沽解報恩諒哉

韓子管仲隰朋從齊桓公伐孤竹春往而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

道馬杜陵詩云古来存老馬不必取長途用此事也東坡代滕達道疏云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又用杜詩意

唐太宗末年讖家明言女主昌又明言為武氏又明言其人已在宫中乃以疑似殺李君羡過矣則天當時特一宫嬪詴無可疑之迹然史載太宗有駿馬曰師子驄極猛悍太宗親控馭之不能馴則天時侍側曰惟妾能制之太宗問其術對曰妾有三物始則撾

以鐵鞭不服則擊以鐵檛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爾由此觀之其英烈猛厲之氣亦自發露特太宗不之覺耳則天後来駕馭羣臣專用此術

袁和叔云非木非石無思無為楊敬仲深愛其語故銘其墓曰和叔之覺人所未知非木非石無思無為葢以為造極之語也然余觀蘇頴濱論語解云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内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

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為此所謂無思無為也如使頑然不動與木石為偶而謂之無思無為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哉此說即和叔之說也豈敬仲未之見耶禪家去昏散病絶斷常坑蓋昏與斷則如木如石矣散與常則妄思妄為矣又云貴真空不貴頑空蓋頑空則頑然無知之空木石是也若真空則猶之天焉湛然寂然元無一物然四時自爾行百物自爾生粲為日星滃為雲霧沛為雨露轟為雷霆皆

自虛空生而所謂湛然寂然者自若也頼濱深味禪
說故其論亦此意
内繕己性當如紀渻之養雞外順物性當如顏闔之養
虎
淵明詩云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
豈傷沖此脩身俟死之意也可謂了死生矣謝溪堂
詩云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余謂淵明性資高邁
豈待從遠公而後了況其言曰得知千載外上頼古

人書又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則其於六經孔孟之書固已探其微矣於了死生乎何有

晚唐詩綺靡乏風骨或者薄之且因王維儲光羲輩而并薄其人然氣節之士亦往往出於其閒昭宗末年朱溫篡形已成韓偓在翰林蘇檢數為經營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為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汙耶昭宗欲相偓偓辭而薦趙崇崔胤怒使溫譖而逐之

昭宗與之泣別偓泣曰臣得遠貶及死乃幸不忍見
篡弒之辱也司空圖初為禮部員外郎棄官隱居王
官谷累徵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
佯為衰野墜笏失儀乃下詔以為傲代釣名放還山
羅隱乾符中舉進士十上不第黄巢亂歸依錢鏐及
朱温篡詔至痛哭勸鏐舉義鏐不能從温聞其名以
諫議大夫招之不就事鏐終於著作佐郎若三子者
又可以晚唐詩人薄之乎

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鴈已先紅槭槭淒淒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如劉駕云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夜深聞子規是也有兩句連三字者如白樂天云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是也有三聯疊字者如古詩云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窻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是也有七聯疊字者昌黎南山詩云延延離又屬夬夬叛還遘喁喁魚闖萍落落月經宿誾誾樹牆垣

巘巘架庫㕆參參削劍戟堩堩街瑩琇敷敷花披萼

䦨䦨屋推霤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狃趄趄出猶奔

蠢蠢駭不憖是也近時李易安詞云尋尋覓覓冷冷

清清淒淒慘慘戚戚起頭連疊七字以一婦人乃能

創意出奇如此

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狼藉聲朝廷除司諫韓璜為廣

東提刑令往廉按憲治在韶陽韓纔建臺即行部指

番禺王憂甚寢食幾廢有妾故錢塘倡也聞主公何

憂王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璜即韓九字叔夏舊游妾家最好歡須其來强邀之飲妾當有以敗其守已而韓至王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岸上不交一談次日報謁王宿治具於別館茶罷邀遊郡圃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伎樂大作韓蹴踖不安王麾去伎樂陰命諸倡淡粧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於簾内歌韓昔日所贈之詞韓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即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至

再至三終不肯出韓心益急妾乃曰司諫曩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為妾舞一曲即當出也韓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蹡而起忽跌於地王亟命索輿諸倡扶掖而登歸船昏然酣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絆索燭覽鏡羞愧無以自容即解舟還臺不敢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善罷夫子曰棖也欲焉得剛韓璜之謂矣

太公之鷹揚夷齊之叩馬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太公處

東海之濵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處北海之濵退而以名節勵世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故各為世間辦一大事可謂無負文王之所養矣使伯夷出而任太公之事則太公亦必退而為伯夷之事所謂易地則皆然切意二老受文王之養平居暇日同堂合席念王室之如燬固欲起而救亂思冠冕之毁裂又恐因而僣亂故水火相濟鹽梅相成各以一事自任如三仁之自獻自靖或殺身以全節或歸周以全祀或佯

狂以全道均不失本心之德而已矣豈故相矛盾者哉觀伯夷之諫太公扶而去之曰義士意可見矣

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来祈禱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鵝鴨時胡致堂在西掖見之笑曰可謂鵝鴨諫議矣聞敵中有龍虎大王請以鵝鴨諫議當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来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胡澹庵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於湘潭胡氏園題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絶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文公全集載此詩但題曰自警云余觀東坡志林載張元忠之說曰蘇子卿齧雪啖氊蹈背出血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與彼婦生子而況洞房綺繡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論澹庵亦猶張元

忠之論蘇子卿也近時鄭叔友論劉項曰項王有吞嶽瀆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斂是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别之際寶區血廟了不經意惟眷眷一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歟能决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决意於戚夫人杯羹可分則笑嫚自若羽翼已成則欷歔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無如人欲險信哉

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世皆謂聖人至公無我知愛天下而不知愛其子余謂帝堯此舉固所以愛天下也尤所以愛丹朱也異時雲行雨施萬國咸寧虞賓在位同其福慶則安家而厚蒼生兩得之矣若使其以傲虐之資輕居臣民之上則毒痡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尚得為愛之乎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龎德公曰吾遺子孫以安堯舜之於子亦不過愛之以德遺之以安耳故愛子者人之常情也

堯舜豈外人之常情以為異哉故其書曰典

項平甫作信美樓記云王仲宣之言曰雖信美非吾土

兮曾何足以少留自仲宣至今千有餘年文士一詞

曰此思歸之曲也曽未有考其文而論其心者葢仲

宣漢貴公孫也少依王室世受國恩雖遯身南夏而

繫志西周彼以為撫清漳曲沮之流不若灞滻涇渭

之速清也覽昭丘陶牧之勝不若終𡾰吳華之亟平

也冀道路之一開憂日月之逾邁故戛然以是為不

可久留益士之出處不齊久矣充仲宣之賦當與子美岳陽樓五言太白鳳凰臺長句同帙而共編不當與張翰思吳之歎班超玉門之書馬援浪泊西里之念雜然為一議狀也平甫此論得仲宣之心矣仲宣不依曹黄二袁而依劉表意亦可見故仲宣之忠於漢淵明之忠於晉羅昭諫之忠於唐皆詩人文士之識大義有氣節者樓乃胡仲方為荆南撫幹時所建楊誠齋題詩云大資孫子大參孫磊隗胷中萬卷横

樓上已推千古恨晚潮更作斷膓聲亦平甫之意

朱温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温為節度使其母王氏猶傭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温舉觴為壽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賢哉此媪深哉此言其於朱五經之學必蓋嘗有聞矣温簒位之日與宗戚飲博酒酣其兄全昱忽投瓊擊盆中迸散睨曰朱三爾碭山一

百姓從黄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行見汝亦其族矣何以博為全昱此言亦甚賢也然則温之父賢母又賢兄又賢獨温凶德耳荀卿謂人性惡其然豈其然乎

杜詩有反言之者如云久判野鶴如雙鬢若正言之當云雙鬢如野鶴也又云黄鵠高於五尺童化為白鳧似老翁若正言之當云五尺童時似黄鵠化為老翁似白鳧也他如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亦然左氏傳曰室於怒市於色曾南豐曰室於議塗於歎皆如此類

魏鶴山云某嘗以呂文穆夾袋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正獻掌記魯宣靖䧺黄公議司馬公薦士篇陳密學章藁范文獻手記近世虞忠肅䎼材館録之類萃為一編名逹賢録亦使士大夫識得行已用世規模須至推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不惟資人輔已濟一旦之用往往居德養才流風所被薰習演迤逺

乎數世乃是先知先覺職分當然鶴山此論可謂任重道遠然薦士非難卞和之識玉九方臯之識馬此豈有法之可傳哉若識鑒未至徒以偏駁錮滯之意見稱量摸索其不為王荆公者幾希荆公嘗曰當今可望者惟呂惠卿一人又曰章子厚才極髙但為流俗所毁耳嗚乎翹材之所延夾袋之所載使盡如荆公之選掄則是蛇虺之淵虎狼之藪也其流毒可勝道哉故量足以容君子識足以辨小人可以為大臣

矣

豫章旅邸有題十二字云願天常生善人願人常行善事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為奇語吾鄉前輩彭執中云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亦名言也

自古盜賊如黄巢儂智高敗績之後皆能脫身自免巢髡髪為僧題詩自贊有鐵衣着盡着僧衣之句智高敗後惟金龍衣在或謂入海或謂奔大理國淳熙間

江湖茶商相挺為盜推荆南茶駔賴文政為首文政多智年已六十不從曰天子無失德天下無他釁將欲何為羣兇不聽以刀脅之黽勉而從文政知事必不集陰求貌類已者一人曰劉四以煎油糍為業使執役左右辛幼安為江西憲親提死士與之角困屈請降文政先與渠魁數人來見約日東兵退既謂其徒曰辛提刑瞻視不常必將殺我欲遁去其徒不可則曰寧斷吾首以降死先後不過數日耳其徒又不

恐乃斬劉四之首使僞爲已首以出而文政竟遁去官軍迄不知其首級之僞爲也

高適五十始作詩爲少陵所推老蘇三十始讀書爲歐公所許功深力到無早晚也聖賢之學亦然東坡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巧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脩朱文公每借此句作話頭接引窮鄉晚學之士

荆公詩云豈無他憂能老我付與天地從今始朱文公每喜誦之

鶴林玉露卷十二

鶴林玉露卷十三

宋　羅大經　撰

宋慶元初趙子直當國召朱文公為侍講文公欣然而至積誠感悟且編次講義以進寧宗喜令點句来他日文公請問上曰宮中常讀之大要在求放心耳公因益推明其說曰陛下既知學問之要願勉强而力行之退謂其徒曰上可與為善若常得賢者輔導天

下有望矣然是時韓侂胄自謂有夾日之功已居中
用事公因進對面諫又約吏部侍郎彭子壽請對面
發其姦且以書白趙丞相云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
干預朝政侂胄於是謀逐公忽一日御批云朕閔卿
耆老當此隆冬難立講已除卿宫觀内侍王德謙徑
遣付下宰相執奏臺諫給舍爭疏皆不從時子壽出
護使客回則公已去矣即上章攻侂胄云昔元符間
向宗良兄弟止縁交通賓客漏泄機密陳瓘抗章劾

之謂自古戚里侵權便為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即是亡國之本亦如州縣之政只要權出守令若子弟親戚交通關節則姦人鼓舞良民怨咨如璀此言不可不察令佖冑所為不止如宗良朝無陳璀莫能出力排之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尚能逐之使去後用袁佐諫官尚能論之使懼不意陛下初政清明有臣如此乃無一人敢出一語則其聲勢可知矣上甚嘉納謂宰相曰佖冑是朕親戚龜年是朕舊學極

是難處宰相進兩留之說且謂龜年性剛乞宣諭留之上曰此人質直兼是隨龍舊僚四人兩人罷一人去只有龜年有事肯来說如此區處甚好其晚忽降省劄直批彭龜年予郡宰相亦不知也自是衆君子皆逐矣上始初雖為侂冑所誤然三十一年敬仁勤儉如一日天文示變齋心露禱禁中酒器以錫代銀上元夜嘗爇燭清坐小黄門奏曰官家何不開燕上愀然曰爾何知外間百姓無飯喫朕飲酒何安嘗幸

聚景園晚歸都人觀者爭入門蹂踐有死者上聞之深恨自是不復出文公格心之效終不可泯陳正甫草保安赦文云朕寅畏以保邦嚴恭而事帝雖不明不敏有慚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縱一毫從已之欲真能寫出寧宗心事天下誦之

徐淵子九日詩云衰容不似秋容好坐上誰憐老孟嘉牢裹烏紗莫吹却免教白髮見黃花時一朝士和云呼兒為我整烏紗不是無心學孟嘉要摘金英滿頭

揷明朝還是過時花二詩興致皆佳未易優劣

宋嘉定閒加史丞相實封制云天欲治舍我誰也負孟軻濟世之才民不被若已推之挺伊尹佐王之略用經句而帖妥然過訣失體勲德如韓魏公荆公草加官制不過曰保兹天子進無浮實之名正是國人退有顧言之行或謂荆公素不滿於魏公故無甚褒之詞非也王言之體當然耳

杜陵詩云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后山詩云輟耕扶

日月起廢極吹噓或謂虛實不類殊不知生爲造成爲化吹爲陰噓爲陽氣勢力量與日月字正相配也

觀李斯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客興觀齊人松栢之歌則齊人又以客亡客何所不有哉在吾所擇耳子思孟子荀卿子順亦當時之客也如時君之不用何用之則秦之客又何足道

先君竹谷老人早登慶元諸老之門晚年以其所自得者著畏說一篇其詞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

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内則畏父母畏尊長詩云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是也外則畏師友古語曰凜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是故非禮不敢為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為之震掉一事有差則顔為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

君子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儕朋師友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懼其不日而為小人之歸也由是而之習以成性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攫金則不畏市人嗚呼士而至此不可以為士矣仲尼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夫人之所以必畏乎彼者非為彼計也蓋將以防吾心之縱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子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

王畏相孰謂士大夫而可不知所畏乎聖賢之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不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義大矣哉余每以此自警且以效切磋於朋友云先君此說出一時流輩潛心理學者咸以為不可易余同年歐陽景顏跋云造道必有門伊洛先覺以持敬為造道之門至矣盡矣蓋敬德之聚也此心纔敬萬理森列此身纔敬四體端固繇勉强至成熟此心此身

斂然法度中可以為人矣然世之作偽假真者往往竊持敬之名蓋不肖之實內雖荏而色若厲焉行無防檢而步趨若安徐焉識者病之至有效前輩打破一敬字以為訕侮者又有以高視濶步幅巾大袖而乞加懲絕者一世特立之士欲哀救之而志不能遂近世葉水心作敬亭後記至不以張思叔之言為然謂敬為學者之終事竊深疑焉近因校文至澧陽謁竹谷羅先生以所著畏說見教僕醒然若有所悟嗚

呼畏即敬也使人知畏父母畏尊長畏天命畏師友畏公論一如先生所言欲不敬得乎每事有所持循而畏則其敬也莫非體察在已實事見面盎背臨淵履冰以偽自蓋者能之乎髙視濶步幅巾大袖假聲音笑貌以為敬求之於父母兄長師友之間多可憾焉人其以敬許之乎蓋先生以實而求敬故其敬不可偽世人以虛而求敬故其敬或可假是說也羽翼吾道其功豈淺淺哉至此則敬不可偽為而攻持敬

者當自思矣

宋紹熈甲寅太學諸生擬勸行樂表云周公欺我願焚酒誥於通衢孔子空言請束孝經於高閣以勸為諷字字有来歷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為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来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為賊用況公忠義

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来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来獲姦細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麑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殆是唐劍客之流也

張宣公題南城云坡頭望西山秋意已如許雲影度江

来霏霏半空雨東渚云團團湲風桂宛在水之東月色穿林影却下碧波中麗澤云長哦伐木詩佇立以望子日暮飛鳥歸門前長春水濯清云芙蓉豈不好濯濯清漣漪采去不盈把惆悵暮忘饑西嶼云繫舟西岸邊幅巾自来去島嶼花木深蟬鳴不知處采菱舟云散策下舸亭水清魚可數却上采菱舟乘風過南浦六詩平淡簡遠德人之言也

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人易世疏慨然寤

歎念兹厥初老蘇族譜引云服始乎衰而至於緦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正淵明詩意詩字少意多尤可涵泳

胡澹庵乞斬秦檜得貶盧溪先生王廷珪字民瞻以詩送之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亦貶辰陽太府寺丞陳剛中字彥柔以啟賀之云屈膝請和

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誰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為小朝廷之謀知無不言願請尚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貶安遠寓瀘溪晚年孝宗召赴闕除直秘閣一子扶掖上殿亦予官壽踰九十寺丞竟死安遠無子其妻削髮為尼幸不幸之不同如此吉州縣江濱有石材廟隆祐太后避兵御舟泊廟下一夕夢神告曰速行兵至太后驚悟即命發舟

指章貢敵果躡其後追至造口不及而還事定特封
廟神剛應侯寺丞南行題詩廟柱云疏爵新剛應論
功舊石材能形文母夢還詞偯人来海市為誰出衡
雲豈自開乞靈如見告逐客幾時回卒不如其願悲
夫
楊誠齋初欲習宏詞科南軒曰此何足習盍相與趨聖
門德行科乎誠齋大悟不復習作千慮策論詞科可
罷曰孟獻子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周室班爵之

籍孟子已不能道其詳孟子亦安能中今之詞科哉

晩年作詩示兒云素王開國道無臣一勝春風放十

人莫羨牓頭年十八舊春過了又新春

昌黎記夢詩末句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

山朱文公定寧字作能字謂神仙亦且護短憑愚則

與凡人意態不殊矣我若能屈曲諂媚自在世間可

也安能巢神山以從汝哉正柳下惠枉道而事人何

必去父母之邦之意只一字之差意味天淵負別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為里監門里吏嘗笞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泜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恥小忿彼其雲烝龍變欲有所會豈與瑣瑣者校乎東坡論子房潁濱論劉項專說一忍字張公藝九世同居亦只是

得此一字之力杜牧之云包羞忍恥是男兒
舜命契敷五教孟子以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
也左氏傳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
和妻柔姑慈婦聽去朋友而言婦姑又曰君令而不
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
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五者
之中唯兄弟婦姑專主於和順至於君雖得以令臣
而不可違於理而妄作臣所以共君而不可貳於道

而曲從父慈其子必教以義方子孝其父必箴其闕失夫以和倡婦尤當制之以義妻以柔從夫尤當自守以正蓋三者乃三綱也所繫尤重故於睦雍敬愛之中必有檢方規正之道庶幾各盡其分而三綱立矣

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腸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

淪浹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針砭

朝廷一有計校利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一有計校

利害之心便非儒絡興間張登為尤溪宰視事之日

請邑之耆老人士相見首問天字以何字對皆曰地

又問地以何字對皆曰月又問利字以何字對皆曰

害張曰誤矣今只知以利對害便只管要尋利去人

人尋利其間多少事利只當以義字對因詳言義利

之辨一提而退

豺能殺虎鼠可害象一夫足以勝禹三户可以亡秦范睢蔡澤皆辯士太史公以之連傳然睢傾危澤明坦睢幽險詭秘危人骨肉全是小人意態澤方入關便宣言欲代睢至其所以告睢者皆消息虛實之正理睢必俟澤反覆以禍福曉之乃肯退澤為秦相數月即告老為客卿以終進退雍容過睢遠甚雖然後之君子固權吝寵如狡兔之專窟如猩猩之嗜酒老死而不知止受禍而不之覺者智又在范睢下矣

孟浩然詩曰江清月近人杜陵云江月去人只數尺子

美視浩然為前輩豈祖述而敷衍之耶浩然之句渾

涵子美之句精工

陸羽茶經裴汶茶述皆不載建品唐末然後北苑出焉

宋朝開寶間始命造龍團以别庶品厥後丁晉公漕

閩乃載之茶録蔡忠恵又造小龍團以進東坡詩云

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吾君所乏豈此

物致養口體何陋耶茶之為物滌昏雪滯於務學勤

政未必無助其與進荔枝桃花者不同然充類至義則亦宦官宮妾之愛君也忠忠直道高名與范歐相亞而進茶一事乃儕晉公君子之舉措可不謹哉

宋皇祐間吳中大饑范文正公領浙西乃縱民競渡與僚佐日出燕湖上諭諸守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倉廒吏舍日夜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游宴興作傷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

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至轉徙填壑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近時莆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侍郎陳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剥斂民財興無益之土木公為此邦之望盍白郡禁止之正仲笑曰子過矣建塔之役寺僧能自為之乎莫非傭此邦之人為之也斂之於富饒之家散之於貧窶之輩是小民藉此以得食而贏得一塔耳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為塔也子迺欲禁之乎

東坡希慕樂天其詩曰應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然樂天醞籍東坡超邁正自不同魏鶴山詩云湓浦猿啼杜宇悲琵琶彈淚送人歸誰言蘇白能相似試看風騷赤壁磯此論得之矣

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晉干寶一吏進曰乃干寶非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干字下注云晉有干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

宋紹興省試髙祖能用三傑賦一卷文甚奇而第四韻

押運籌帷帳考官以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出院以語周益公公曰有司誤也史記正是帷帳漢書乃作幄

宋壽皇問王季海曰聾字何以從龍耳對曰山海經云龍聽以角不以耳荆公解蔗字不得其義一日行圃見畦丁蒔蔗種瘞之曰他時節節背生公悟曰蔗切之夜庶生是也字義固有可得而解者如一而大謂之天是誠妙矣然不可强通者甚多世傳東坡問荆

公何以謂之波曰水之皮坡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也

荆公字説成以為可亞六經作詩云鼎湖龍去字書

存開闢神機有聖孫湖海老臣無四目漫將糟粕汙

脩門正名百物自軒轅野老何知强討論但可與人

漫醬瓿豈能令鬼哭黄昏蓋蒼頡四目其制字成天

雨粟鬼夜哭漫瓿之句言知者少也

胡忠簡公為舉子時值建炎之亂團結丁壯以保鄉井

隆祐太后幸章貢金兵追至廬陵太守楊淵棄城走

公所居曰鄉城去城四十里乃自領民兵入城固守市井惡少乘間欲挾亂斬數人乃定張牓青楊淵棄城之罪募人收捕淵懼自歸隆祐隆祐赦之降敕書諭胡銓事定新太守来疑公有他志不敢入城公笑曰吾保鄉井耳豈有他哉即散遣民兵徒步歸鄉城楊忠襄公少處郡庠足不涉茶房酒肆同舍欲壊其守拉之出飲託言朋友家實娼館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娼艷粧而出公愕然疾趨而歸取其衣焚之流涕

自責人徒見忠簡以一編脩官乞斬秦檜甘心流竄忠襄以金陵一倅唾罵兀朮視死如歸豈知其自為布衣時所立已卓然矣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黄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邑宰皆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禄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

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葢祖述

梅溪而敷衍之

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司馬温公曰此三代聖人之法

非李悝耿壽昌所能為也陳止齋曰周禮以年之上

下出斂法葢年下則出恐穀貴傷民年上則斂恐穀

賤傷農也即常平之法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

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檢字一本作斂葢狗彘食人

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之塗有餓殍凶歲也法

當發之由此而言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衰周耳真非耿李所能也

郭仲晦謂劉信叔曰處事當以易簡簡以制繁易以制難便不費力乾坤之大所以使萬物由其宰制者不過此二字況於人乎仲晦此論可謂洞見天地萬物之理且以用兵言之韓信多多益辦只是一簡字狄武襄夜半破崑崙關只是一易字

廖德明字子晦朱文公高弟也少時夢謁大乾夢懷刺

候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視其題字云宣教郎廖其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閩請迓者及門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朋友相勉為質之文公公曰待徐思之一夕忽叩門曰得之矣因指案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為筆不能為硯劍止能為劍不能為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不易之數惟人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兼該有朝為跖而暮為舜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

官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介帶子晦拜而受教後把麾持節官至正郎

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為下今之富者大抵皆姦富也而務本之農皆為僕妾於姦富之家矣嗚乎悲夫

一顧傾城再顧傾國色也大者傾城下者傾鄉富也貨色之不祥如此哉

鶴林玉露卷十三

鶴林玉露卷十四

宋 羅大經 撰

嘉定間當國者憚真西山剛正遂謂詞科人每挾文章科目以輕朝廷自後詞科不取人雖以徐子儀之文亦以亟咸一字之誤而出之由是無復習者内外制唯稍能四六者即入選殊不知制誥詔令貴於典重温雅深厚惻怛與尋常四六不同今以尋常四六手

為之往往褒稱過實或似啓事諛詞彫刻求工又如賔筵樂語失王言之體矣胡衛盧祖舉在翰苑草明堂赦文云江淮盡掃於鷲塵太學諸生嘲之曰鷲塵已被江淮掃却道江淮盡掃於又曰傳語胡盧兩學士不如依樣畫胡盧端平初患代言之人乃略更其制出題明注出何書乃許上請中選者堂除教官然名實既輕習者亦少昔孝宗朝議者欲科舉取士以論策共為一場制誥表章為一場上欣然欲行之而

周益公等不主其說遂不行余謂若行此法則舉子無不習王言者習者既多自有精工者出於其間他時選拔而用之何患絲綸之不雅正乎

楊誠齋丞零陵時有春日絶句云梅子流酸軟齒牙芭蕉分緑上窗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張紫岩見之曰廷秀胸襟透脱矣

與敵對壘必分兵以擾之設詐以疑之擾之則其力不給疑之則其心不安力不給則敗心不安則遁

李勣謂其弟德曰吾子孫若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必先撾殺之而後以聞其言嚴厲如此酉陽雜俎載勣孫敬業年十許歲勇悍異甚勣心患之伺其入林獵獸縱火焚林敬業見火至剖所乘馬入其腹中火過浴血而出迄不能害臨終之戒為敬業發也厥後則天之禍敬業起兵所謂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者名義固正亦狂率矣卒殲其宗然武氏之立大臣力爭之以勣家事一語而定唐之子孫半為血

肉殲宗之禍非天報耶

徐淵子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硯磚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劉改之賀徐直院啓云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覲之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淵子詞清雅余尤愛其夜泊廬山詞云風緊浪花生蛟吼鼉鳴家人睡着怕人驚只有一翁搯虱坐依約三更雪又打殘燈欲暗還明有誰知我此時情獨對梅花傾一盞又詩成

杜陵詩云孤鴈不飲啄飛鳴聲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望斷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鴉無意緒鳴噪自紛紛又云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似興君子寡而小人多君子凄涼零落小人噂沓喧競其形容精矣

世傳滿江紅詞云膠擾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據見定隨家豐儉便堪軀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知世事多翻覆漫教人白了少年頭徒碌碌誰不愛黃金屋誰

不羡千鍾禄奈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費心神空計較兒孫自有兒孫福不須採藥訪神仙惟寡欲以為朱文公所作余讀而疑之以為此特安分無求者之辭耳决非文公口中語後官於容南節推翁謂為余言其所居與文公鄰嘗舉此詞問公公曰非某作也乃一僧作其僧亦自號晦庵云又水調歌頭云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那知天路幽險倚伏互相酬請看東門黄犬更聽華亭清唳千古恨難收何侶鴟夷

子散髮弄扁舟鴟夷子成霸業有餘謀收身千乘卿相歸把釣魚鈎春晝五湖煙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儘悠悠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此詞乃文公作然特敷衍隱括李杜之詩耳

嘉泰中鄧友龍使金有賂驛使夜半求見者具言金為蒙古困饑饉連年民不聊生王師若來勢如拉朽友龍大喜厚賂遣之歸告侂胄且上倡兵之書北伐之議遂決其後王師失利侂胄誅友龍竄或疑夜半求

見之人誑誕誤我然觀金之南遷録其言皆不誣此必中原義士不忘國家涵濡之澤幸金之亂潛告我使惜乎將相非人無謀浪戰竟孤其望是可歎也

楊誠齋自祕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唯帶有金蓋紀實也聰明強健享清閒之福十有六年寧皇初元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獨不起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

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決於遁思
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可
違也嘗自贊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
前天地為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黄不出口中
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紹興甲寅壽皇不豫光宗以疾不能過宫然猶日臨内
朝宰相率百官固請不從嘗降出一草茅書言建儲
事宰相袖取進止上變色曰儲不豫建建即代矣朕

第欲卿知其妄耳越數日宰執再以請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𢖍閑之語壽皇升遐上不能喪羣臣相率攀上衣裾泣曰壽皇死也陛下合上輦一出隨至福寧殿不退上亦泣曰此非卿等行處可急還時中外訛言洶洶或言某將輙奔赴或言某軍私聚哭朝士有潛遁者近倖富人競匿重器都人皇皇趙忠定在西府密謀内禪念莫可達意於壽聖者韓侂胄壽聖甥也乃令閤門蔡勝潛告之侂胄遂因知省關禮白

壽聖議始定忠定令工部尚書趙彥逾戒殿帥郭杲敕宿衛起居郎彭龜年告嘉邸備進發七月甲寅禫祭壽聖引宰相執政簾下諭曰皇帝疾至今未能執喪自欲退閒此御筆也嘉王可即皇帝位於重華宮躬行喪禮嘉王却避再三侂胄扶抱登御榻流涕被面命泰安宮提舉楊舜卿往南内請八寶初猶靳予舜卿傳奏云官家兒子做了乃得寶出事定侂胄意望節鉞忠定不與知閤劉弼乘間言曰此事侂胄頗

有功亦合分些官職與他忠定曰渠亦有何大功弼語侂胄侂胄未信謁忠定以探其意忠定岸然不交一談侂胄退而歎曰劉知閣不吾欺於是邪心始萌謫逐忠定矣

李公甫謁真西山焉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房指竹夫人為題曰蘄春縣君祝氏可封衛國夫人公甫援筆立成末聯云於戲保抱攜持朕不忘兩夜之寢展轉反側爾尚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蓋八字用詩

書全語皆婦人事而形四方之風又見竹夫人玲瓏之意其中頌德云常居大夏之間多為涼德之助剖心析肝陳數條之風刺自頂至踵無一節之瑕疵

柳子厚文章精麗而心術不掩焉故理意多舛駮余嘗書其罵尸蟲文後云尸蟲伏人骸竅間狙伺隱慝上訴之帝意求飲食人以是多罹咎謫柳子憎而罵之余謂尸蟲未果有也果有之疑帝借以為耳目未可罵也世之人唯不知有尸蟲世之人而知有尸蟲則豈

特摩牙奮距昂昂然以凶毒自名者削迹於世哉邑厲内荏聲善實狠若共兠少正卯輩當亦少衰矣故余謂尸蟲之有裨於世教甚大帝之福善禍淫有藉於尸蟲甚切帝之飲以飲食也初非賞讒尸蟲之嘵嘵上訴也亦非以讒故仁人君子謂宜彰尸蟲之功於天下俾警焉可矣罵者何也且柳子何畏乎尸蟲謹修而身宅而心七情所動不違其則雖有尸蟲將焉攸訴彼若鼓其讒頰咀毒銜鋒謂巢由汚龍逄比

干佞謂周孔不仁則帝之聰明將怒殛之矣奚聽信以降割於我民設或循其首以至踵未能無面熱汗下徒憎其不為已隱申之以罵焉余恐秖益其訴帝之說而已

張宣公帥江陵道經澧澧之士子十數輩執文書郊迎公喜見鬚眉就馬上長揖索其文觀之乃舉劉郡守政績公擲其文於地曰諸公之來某意其相與講切義理之是非啓告閭閻之利病有以見教令乃不然

是特被十隻冷饅頭使耳躍馬徑去澧守上謁亦不容見

嘉定間山東忠義李全跋扈日甚朝廷擇人帥山陽見大夫無可使遂用武國國武人也特換文資除大府卿以重其行國至山陽偃然自大受全庭參全軍忿怒因而殺之幞容杜子埜詩人也亦死焉初國之換文資喬壽朋以書抵史丞相曰祖宗朝制置使多用名將紹興間不獨張韓劉岳嘗為之楊沂中吳玠吳

珙劉錡王燮成閔李顯中諸人亦為之不特制置使可為樞密處置宣撫等使亦可為也豈必盡文臣哉至於文臣任邊事固有反以襯察使授之者如韓忠獻范文正陳堯咨是也今若就加本寺之官以重制帥之選初無不可乃使之處非其地遽易以清班彼修飾邊幅强自標置求以稱此人心固未易服恐反使人有輕視不平之心此不可不慮也廟堂不能從未幾果敗李全自此遂叛常曰吾不患兵不精唯患

財不贍有士人教之以依朝廷式樣造楮劵全從之所造不勝計持過江南市物人莫能辨其用頗饒而江南之楮益賤上下共以全為憂辛卯上元夜酒酣自提兵攻維忽陷於城外淖中而死

朱文公云古者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今之道拜杜子春注周禮奇拜以為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即今拜也古者婦女以肅拜為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樂府詩說婦人曰伸腰再

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為而今之拜者起於何時程泰之以為始於武后不知是否余觀王建宫詞云射生宫女盡紅粧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則唐時婦女拜不跪可證矣

諸葛孔明征蠻馬謖曰攻心為上攻城為下義戰為上兵戰為下其論高矣街亭之敗用秦穆宥孟明故事

可也蜀勢曰傾蜀才曰少而乃流溺惭設過矣夫法立必誅而不權以古人八議之仁此申韓之所為也前輩謂子房之學出於黃老孔明之學出於申韓信矣近世張魏公之斬曲端趙哲乃效孔明所為尤非也

唐子西立朝賦梅花詩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無處無顏色不意尚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来開處是嚴冬桃李未在交遊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與

年少爭春風執政者惡其自專一斥不復後以黨禍謫羅浮作詩云說與門前白鷺羣也須從此斷知聞諸公有意除鉤黨甲乙推求恐到君殊有意味又云鶴歸遼海悲人世猿入巴山叫月明唯有蟲沙今好在往来休傍水邉行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化為猿鶴小人化為蟲沙詩意言君子或死或貶唯小人得志深畏其含沙射影也

士大夫若愛一文不直一文陳簡齋詩云從来有名士

不用無名錢楊伯子嘗為予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盖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伯子誠齋冢嗣號東山先生清節高文趾美克肖其帥番禺將受代有俸錢七千緡盡以代下戶輸租有詩云兩年枉了鬢霜華照管南人没一些七百萬緡都不要脂膏留放小民家又别石門詩云石門得得泊歸舟江水依依别故侯擬把片香投贈汝這回欲帶恖來休盖昔吳隱之守五羊不市南物歸舟有香一片舉而投諸石門

江中用此事也其帥三山不請供給錢以忤豪貴効去作詩貽先君云與世長多忤持身轉覺孤貧緣新齒舌收拾老頭顱我已訶瀧吏君誰誦子虛同歸燈火讀家裡石渠書時先君與之同入閩故也陳膚仲作玉壺冰朱絲絃二詩送之林自和送行詩云公來無琴鶴公去有芒鞵又有幕官詩云從渠腰下有金帶何處山中無菜羮真西山入對主上問當今廉吏西山既以趙政夫為對翌日又奏臣昨所舉廉吏未

盡如崔輿之之出蜀唯載歸艎之圖籍楊長孺之守
閩靡侵公帑之毫釐皆當今廉吏也
東坡守杭守潁皆有西湖故潁川謝表云入參兩禁每
玷北扉之榮出典二州輒為西湖之長秦少章詩云
十里薰風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
了見說官閑事亦無後謫惠州亦有西湖楊誠齋詩
云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塘汝潁及羅浮東坡原是西
湖長不到羅浮便得休

胡文定春秋傳作於渡江之初其論國滅也曰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賴胙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為輕弦子温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為合於時為不幸若江黄二國是也其旨嚴矣如劉禪懸懷皆春秋之罪人也近時蒙古入蔡

殘金之主守緒乃能聚薪自焚義不受辱庶幾於江

黄

陸務觀農師之孫有詩名壽皇嘗謂周益公曰今世詩

人亦有如李白者乎益公因薦務觀由是擢用賜出

身南宫舍人嘗從范石湖辟入蜀故其詩號劒南集

多豪麗語言征伐恢復事其題俠客圖云趙魏風塵

十丈黄遺民膏血飽豺狼功名不遣斯人了無奈和

戎白面郎壽皇讀之為之太息臺評劾其恃酒頹放

因自號放翁作詞云橋如虹水如空一葉飄然煙雨
中天教稱放翁晚年為韓平原作南園記除從官楊
誠齋寄詩云君居東浙我江西鏡裡新添幾縷絲花
落六回疎信息月明千里兩相思不應李杜翻鯨海
更羨夔龍集鳳池道是樊川輕薄殺猶將萬戶比千
詩蓋切磋之也然南園記唯勉以忠獻之事業無諛
辭晚年和平粹美有中原承平時氣象朱文公喜稱
之

古人席地而坐登席而去履韈左氏傳褚師聲子韈而登席衛侯怒其無禮如簠簋籩豆高不踰尺便於取食今世夫子廟塑像巍然高坐祭器乃陳於地殊覺未安朱文公云先君嘗過列子廟見其塑像以石爲席而坐於地先聖像設亦宜倣此

楊東山言道藏經云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黄退周美成詞云蝶粉蜂黄渾退了正用此也而說者以爲宫粧且以退爲褪誤矣余因歎曰區區小詞讀書不博者

尚不能得其音況古人之文章而可以臆見妄解乎

唐司空圖書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乗危自着鞭戒色自戕者也楊誠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即此詩之意

廖子晦為小官遭長官以非理對移殊不能堪朱文公以書曉之云吾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巳展不縮巳進不退只得硬脊梁與他廝捱看如何自家決定不

肯開口告他若到任滿便作對移批書離任則他許多威風都無處使豈不快哉此間有吳伯起者不曾講學後聞李子靜說話自謂有所得及作令被對移他邑主簿却不肯行百方求免某嘗笑之以為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即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作押録即逐日抱文書去知縣廳前呈覆便作者長壯丁亦不妨與他去做況主簿乎文公之意蓋謂心無愧怍則無入而不自得心無貪戀則無

往而不自安此不於臨事遇變之時而在於平居講學之際講之素精見之素定真知夫進退得喪死生禍福之不足以累吾心則雖鼎鑊刀鋸視之如寢席之安矣況於一陟黜予奪之間者哉韓昌黎云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藥河堤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

哉此最善形容處考功官銜盛山地名也

鶴林玉露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鶴林玉露 卷十五 十六 補遺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晋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鏞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貢生臣丁綍

鶴林玉露卷十五

宋 羅大經 撰

白樂天詩云為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相字下自注云思移切乃知今俗作厮字者非也

秦檜少遊太學博記工文善幹鄙事同舍號為秦長脚每出遊飲必委之辦集既登第又中詞科靖康初為御史中丞金人陷京師議立張邦昌檜陳議狀大畧

謂趙氏傳緒百七十年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子孫蕃衍布在四海德澤深長百姓歸心只縁姦臣誤國遂至喪師失守豈可以一城而決廢立哉若必欲舍趙氏而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望稽古揆今復君之位以安天下金雖不從心嘉其忠與之俱歸檜天資狡險始陳此議特激於一朝之諒既至金廷情態遂變諂事達蘭傾心為之用烏珠用事侵擾

江淮韓世忠邀之於黄天蕩幾爲我擒一夕鑿河始
得遁去再冦西蜀又爲吴玠敗之於和尚原至自髡
其鬚髮而遁知南兵曰强懼不能當乃隂與檜約縱
之南歸使主和議檜至行都紿言殺金之監已者奔
舟得脱見高宗遂道南自南北自北之説時上頗厭
兵入其言會諸將稍恣肆各以其姓爲軍號曰張家
軍韓家軍檜乘間密奏以爲諸軍但知有將軍不知
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慮上爲之動遂決意和戎

而檜專執國命矣方金之以七事邀我也有毋易首相之說正為檜設洪忠宣自金回戲謂檜曰撻辣郎君致意檜大恨之厥後金人徙汴其臣張師顔者作南遷録載孫大鼎疏備言遣檜間我以就和好於是檜之姦賊不臣其迹始彰彰矣方其在相位也建一德格天之閣有朝士賀以啟云我聞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于今微管仲吾其左袵檜大喜超擢之又有選人投詩云多少儒生新及第髙燒銀燭照娥

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益喜即與
改秩蓋其胸中有慊故特喜此訣詞以為掩覆之計
真猾夏之賊也余觀唐則天追貶隋臣楊素詔曰朕
上嘉賢佐下惡賊臣嘗欲從容於萬幾之暇褒貶於
千載之外矧年代未遠耳目尚存者乎夫楊素與代
之姦臣則天一女主尚知惡而貶之矧如檜者密奉
敵謀脅君誤國罪大惡極上通於天其可赦乎開禧
用兵雖嘗追削嘉定和戎旋即牽復是可嘆也檜之

初歸一節中興遺史說得尤詳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險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鴆毒每在於衽席杯觴之間而詡詡笑語未必非關弓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王荆公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鍾山作放魚詩云

物我皆畏苦捨之寧㗖茹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而以麪代犧牲者何殊余嘗有詩云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疎幅巾投老鍾山日辛苦區區活數魚

唐宣宗遺詔立夔王而中尉王宗貫等迎鄆王立之是為懿宗上嘗出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令宣徽使楊公慶持示宰相杜悰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皆以反法處之悰謂公慶及兩樞密曰主上新踐阼當以仁愛為

先豈得遽賛成殺宰相事若習與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予公慶色沮而去帝怒亦釋慶厯中刼盜張海過高郵軍晁仲約令百姓斂金帛牛酒勞之海悅徑去不為暴事聞富鄭公欲誅仲約范文正不可富公慍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不以為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國門未測朝廷意

終夜徬徨不能寐思范公語繞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文正之言與杜悰略同皆至言也李斯勸胡亥以煩刑而身具五刑以死為人臣者可以監矣建炎初維揚諫官袁植乞誅黄潛善等九人高宗不可曰朕方責己豈可歸罪股肱宰相呂頤浩曰本朝輔弼大臣縱有大罪止從貶竄故盛德足以祈天永命植發此言虧陛下好生之德乃出植知池州大哉高宗之德至哉頤浩之論當時若從植言潛善等固死有餘

罪然此門既開厥後秦檜專國必借此藉口以鉏善類其產禍寧有極乎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為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以下皆不道破至十月入我牀下方言是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之乎然是詩乃周公作其超妙宜矣荊公絕句云昏黑投林曉更驚背人相喚百般鳴柴門長閉春風暖事外還能見鳥情蓋祖此法

王景文云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斯言固達矣然必自反無愧自省無憾乃可安之於命伊川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為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

伊川謫涪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正襟

端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如此是舍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與之言已去不可追矣余謂惟達故舍惟舍故達達是智舍是勇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使未聞道必有貪生怖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哉可者委順而無貪怖之心也朝聞道是達夕死可矣是舍達須是平時做工夫舍則臨事自然如此

周益公作胡忠簡神道碑云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定義

士猶或非之孔子奚取焉為萬世計也蓋忠簡力詆和議乞斬秦檜而紹興終於和戎故以忠簡比夷齊以高宗比武王可謂回護得體

康節邵子云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魯之後知周之必為秦也前輩頗不然其說余嘗思之亦自有理蓋說者皆謂取穆公悔過一念故特録其書然作誓之後彭衙令狐汾曲之師貪忿愈甚烏在其為真悔過夫子奚取焉況二百餘年千八百國之諸侯豈無一君

之賢一言之幾於道奚獨於西戎之君有取哉盖當是時周已不可為而列國又皆不自振惟秦駸駸始大夫子知周之亡也諸侯必折而入於秦故定書之末特敘此篇以微見其意或曰聖賢言理不言數若爾則夫子亦言數乎曰此非數也勢也夫子嘗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乎者疑詞也謂吾道若獲用則西周之美可尋不止乎東周而遂已也此正欲以理而回其勢也及歷聘不逢自衛反魯則道不獲

行而勢之所趨有不可挽者矣安得不憫然寓意於定書之末乎考秦之强實自穆公始秦以割地斃列國非特戰國時為然在春秋時已然矣左氏傳曰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又曰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此皆薪不盡火不滅之兆也周亡而秦興已粲然在目中矣孰謂夫子而不知乎且非特定書為然也其删詩亦然十五國風莫非中國之詩也吳楚流而入於蠻夷則削而不録秦與吳楚等也獨存其詩今觀

列國之風大抵流蕩昏淫有日趨於亾之勢惟秦始有車馬禮樂其詩奮厲猛起已有招八州畢六王之氣象夫子存之不删豈無意乎

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荆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乃不復見余謂濂溪知荆公自信太篤自處太高故欲少摧其鋭而不料其不可回也然再辭可矣三則已甚使荆公得從濂溪沐浴於光風霽月之中以消釋其偏蔽則

他日得君行道必無新法之煩苛必不斥衆君子為流俗而社稷蒼生將有賴焉嗚呼豈非天哉

秦虎視山東蠶食六國不知六國未滅而秦先滅矣何也始皇乃呂不韋之子則是嬴氏為呂氏所滅也司馬氏欺人孤寡而奪之位不知魏滅未幾而晉亦滅矣何也元帝乃牛金之子則是司馬氏為牛氏所滅也春秋書莒人滅鄫義正如此胡致堂欲用春秋法於始皇紀便明書呂氏以從其實

景公千駟不及夷齊顏子一瓢乃同禹稷孔孟垂教深切著明而後世利欲之私至於包括天地蔽遮日月太史公曰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嘻嘻皆為利來吁音雎可哀也哉

舜誅四周公誅二趙廣漢誅一原褚而潁川服尹翁歸誅一許仲孫而東海服趙尹固不足道而所用刑者則舜與周公之術也彼臨渭論囚渭水盡赤者獨何為哉

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學而無用塗車芻靈也仕而有愧鶴軒虎冠也

楚不以白珩為寶而觀射父之作訓辭左史倚相之通訓典乃楚之至寶也齊不以徑寸之珠為寶而檀子之守南城眹子之守高唐黔夫之守徐州種首之備盜賊乃齊之至寶也故忠賢才識之士謂之寶臣若無寶而不知求得寶而不知識有寶而不知重棄荆玉而喜燕石賤周璞而藏鄭鼠國之不亡者幸也

楊誠齋云人皆以饑寒為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饑不寒爾此語殊有味乞食於野人晉重耳之所以霸燎衣破竈而啜豆粥漢光武之所以興況下此者其可不知饑寒之味哉

張子韶對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故其策曰閽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閽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閽寺不聞於誓誥豎刁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

杜陵詠鷗云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雪暗還須落風生一任飄幾羣滄海上清影日蕭蕭言浦鷗閒戲使無他事亦自饒美奈何不免口腹之累故閒戲未足已思翻玉羽而點春苗為謀食之計雖風雪凌厲有所不暇顧未言海鷗之曠逸清影翛然不為泥滓所點染非浦鷗所能及以興士當高舉遠引歸潔其身如海鷗不當逐逐於聲利之場以自取賤辱若浦鷗也

蘇養直之父伯固從東坡遊我夢扁舟浮震澤之詞為伯固作也養直屬玉雙飛水滿塘之句亦見賞於坡稱為吾家養直作此詩時年甚少而格律已老蒼如此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師川赴養直辭師川造朝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髙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須還老夫下此一著師川有愧色游誠之跋養直墨蹟云後湖胷中本無軒冕是以風神筆墨皆自蕭散非慕名隱居者比

也士生斯世茍無利及人區區奔走老死塵埃不如學蘇養直

北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曰莫若書王荆公詩曰物變有萬殊心思纔一曲讀書謂耶夫着一能讀書之心横於胷中則錮滯有我其心己與古人天淵懸隔矣何自而得其活法妙用哉

呂東萊解尚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

欲求古人之心必先求吾心乃可見古人之心此論最好真讀書之法也當時趙清獻公之折荆公曰臯夔稷契何書可讀此亦忿激求勝之辭未足以服荆公夫自文籍既生以来便有書臯夔之前三墳亦書也伏羲所畫之卦亦書也太公所稱黄帝顓帝之丹書亦書也孟子所稱放勲曰亦書也豈得謂無書哉特臯夔稷契之所以讀書者當必與荆公不同耳當時荅荆公之辭只當曰公若錮於有我之私不能虛心

觀理稽衆從人乃是不能讀書也嗚呼荆公往矣後之君子窮而講道明理達而撫世酬物謹無着一能讀書之心横在胸中也哉

秦朝松封大夫陳朝石封三品李誠之詠松云半依嵓岫倚雲端獨上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為清節累秦時曾作大夫官荆公三品石云草没苔侵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恥似為當年不與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為二朝名寵所點染猶不免萬世

之包彈刻士大夫其於進退辭受之際可苟乎哉

吳孫秀曰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刱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唐李翺曰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忠臣志士之歎古今一也

荆公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云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晁無咎編續楚詞謂此詩具六藝羣書之餘味故與其經學典策之文俱傳朱文公編楚詞後語亦收此篇

五代時扈載有文名嘗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壁間周世宗命小黄門録進覽之稱善王朴尤重之薦之宰相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薄命恐不能勝朴曰公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何言命耶乃拜知制誥為學士居歲餘果卒余謂穀言陋矣不幸而中若朴者真宰相之言也近時周益公長身瘦面狀若野鶴在翰苑多年壽皇一日燕居歎曰好一箇宰相但恐福薄爾蓋疑其相也一老璫在傍徐奏

曰官家所歎豈非周必大乎上曰爾何知曰臣見所畫司馬光像亦如必大清臞上為之一笑未幾遂登庸為太平宰相與聞揖遜之盛出鎮長沙退休享清閒之福十有餘年

陶淵明神釋形影詩曰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末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

獨多慮乃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簡令送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項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觀乃揚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二章驚喜攜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為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方叔幾於閣筆及折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

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侶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坡謂同列曰此必李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谷亦預校文曰可賀内翰得人此乃僕宰太和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歎恨作詩送其歸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者是也其母歎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余謂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

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玻為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

韓柳文多相侶韓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韓有進學解柳有起廢荅韓有送窮文柳有與韋中立論文韓有張中丞傳敘柳有段太尉逸事至若韓之原道佛骨疏毛穎傳則柳有所不能為柳之封建論梓人傳晉問則韓有所不能作韓如美玉柳如精金韓如靜女柳如名姝韓如德驥柳如天馬歐似韓蘇似柳歐公

在頴於破篋中得韓文數冊讀之始悟作文法東坡雖遷海外亦惟以陶柳二集自隨各有所悟入各有所酷嗜也然韓柳猶用奇重字歐蘇唯用平常輕虛字而妙麗古雅自不可及

光堯之喪金使來弔祭京仲遠以檢正假禮部尚書為報謝使康元弼館伴金錫燕汴亭仲遠與郊勞使康元弼言請免燕不許請撤樂如告哀遺留使亦不許至期遽促入席傳呼不絶仲遠曰若不撤樂有死而

已不敢即席元弼等知不可奪乃傳言曰請先拜酒果之賜徐議撤樂仲遠方率其屬拜受北典籖者連呼曰北朝燕南使敢不即席聲甚厲仲遠趨退復位甲士露刃閉門仲遠命左右叱曰南使執禮何物卒徒乃敢無禮排闥而出元弼等以聞其主仲遠留館俟命賦詩曰鼎湖龍馭去無蹤三遣行人意則同凶禮强更為吉禮北風誰説競南風設令耳與笙鏞末只願身糜鼎鑊中已辦滯留期得請不辭築館汴江

柬越七日竟獲免樂之命既還孝宗勞之曰卿能執禮為朕增氣何以賞卿對曰彼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於彼亦常分也敢覬賞乎上喜謂宰相曰京鏜今之毛遂也除權侍郎以至大用

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身者敗畏將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愛將則不愛身愛身則不愛將畏將在將之威愛將在將之恩有李光弼斬張用濟之威則三軍股慄矣何患其不畏將有吳起吮士

痼之恩則赴死如歸矣何患其不愛將雖然戮一不用命誅一不循律則威振矣不必數數然也至若撫循之恩則終始有所不可廢東山之詩昵昵兒女語此周之所以長潼關之敗唐幾亡矣而僕射如父兄

識者以是占中興焉謀帥擇將者則何以哉

九金聚粹共圖魑魅之形孤劍埋光尚貫斗牛之氣此呂惠卿表也邪人指正人為邪人如此人主何以辨之

五代史漢劉銖惡史肇弘楊邠於是李業譖二人於帝而殺之銖喜謂業曰君可謂僂羅兒矣僂羅俗言猾也歐史間書俗語甚奇

鶴林玉露卷十五